



# 達摩面壁 (獨幕劇)

· 林仁和譯 ·

人物：達摩、甲、乙

僧侶某

地點：河南登封縣少林寺

五乳山石洞

時代：梁武帝時

(甲乙兩人登場)

甲：你可知道住在這山洞裡和尚嗎？

乙：我不知道。

甲：真的不知道嗎？這山洞裏住着一個奇怪的和尚。

乙：怎麼樣奇怪的和尚呢？

甲：八九年間專門看着石壁的一個怪和尚。

乙：看石壁看了八九年嗎？到底是爲了什麼事情呀？

甲：如果知道他是爲了什麼事情，那就不成爲一個怪人了。誰也不知道他爲了什麼，而天面對着石壁呆呆地凝視着，因此世間的人，都以爲他是白痴。

乙：別這麼大聲的講，小心給裡面的對方聽到了。

甲：哼！他嗎？不會的。他不但是白痴，而且又加以耳聾，怎麼能夠聽到呢？

乙：耳朵也聾嗎？

甲：是的。

乙：那麼只有在看石壁嗎？

甲：是的，專在看石壁。

乙：那麼他的飲食問題要怎麼辦呢？

甲：好像鄰近廟裡有人，不時送飯來給他吧。

乙：那倒很值得欽佩！

甲：那些送飯的人，有時也會忘記了的；但也曾經有過三四天故意地忘記了，不來送飯給他，可是他依然這樣的默默地看着石壁，絲毫也不介意似的。

乙：哎！稀有的傢伙！

甲：所以人家當他白痴是很恰當的；自然壞事情他也不會去幹，只是一天到晚看着石壁，才有這樣的結果。

乙：人家所以送飯給他，爲的怕他餓死而發生麻煩。好得他的食量也很小，也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麻煩的事情。

乙：假使人家不送飯給他的話，他大概會跑到別的地方去吧？

甲：恐怕他並不如我們所想像中這樣的人。如果飯不送來的話，大概他連想到外面去吃飯的念頭也不會發生吧！

乙：真是一個奇怪的大呆子！

甲：但是他具有一副令人恐怖，又令人感覺很賢能樣的臉孔，曾經有個這麼一段關於他的故事：

在數年前有一次戰爭的時候，敵方的軍隊曾經侵入該地，據說：唯有住在這裡面的那傢伙，仍然不逃不避地在那裏看石壁；大家喊叫逃亡的聲音，他大概因爲沒有聽到，而顯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吧！於是大家也祇有這樣的想，要死就讓他去死吧！且各自逃生命要緊。但是這個傢伙依然靜靜地朝着石壁凝視。

這時候敵兵進來了，拿着銳利耀目的軍刀，要想斬了他的頭，可是這個傢伙還是不在意，並不加以理睬。因爲他的這種舉動，使那些兵士竟害怕起來了。以爲他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也許是一位聖人，於是便行了一個禮退了回去。因爲看見了他的臉，誰也不會想到他是個白痴。

乙：他的臉孔究竟生得怎麼樣？

甲：如果你喜歡的話，讓你看個清楚好嗎？(作開門的手勢)

乙：不作一聲也可以隨便開門嗎？

甲：那可以的，因爲叫聲他總是聽不見的，常常有人到這裡來，我便開這個門給他們看。你想一個自己的頭要被斬斷，尚不覺得的人，那裡會因開這門而感到驚嚇呢！(推門狀)啊！這個門戶太緊了(門開了)

乙：怎麼樣？是不是一副好像很聰明的面容！想不到是一個白痴吧！

明的人，一定是爲了某種心願促使他，做此無言的修行，所以我一向都很尊敬他；但是他太過於愚笨，以致使我迷惑失望了。以前我經過這裡的時候，有一個人正在打他的頭，而說「會發出很好聽的聲音」。我以為他會站立起來，可是他的表情一向如故不變，大概是失去了知覺的緣故吧！

乙：是這樣嗎？但是人能達到像他那樣的呆笨，也不錯嚀！

甲：實在是這樣，對於這一點，我便很欽佩他，無論什麼東西，他總是不畏怯！餓死他，殺掉他，打罵他或者是蚊蟲咬他，他不會有所感覺的。至於享樂之事，那當然更不會有所思想了。這個傢伙已經什麼念頭都沒有了。簡直與金屬鑄成或泥塑木雕的偶像無異。他雖是活着，可是已經同死人一般了。不過還會呼吸罷了。人若變成這個樣子的話，便一切都完了。可是相反地他必定也沒有憂慮，更沒有什麼苦惱。像這樣毫無掛慮的人，我想不再有第二個了。

乙：難道他真是白痴？我真不敢這樣的想。

甲：可是一位聰明人，斷不會在這個時候作這樣連續的工作八九年的。就讓他是對吧！他看着石壁如此的久，到底有些什麼收穫呢？究竟有什麼意思？

乙：那很有道理，但是他的頭被拳打，真的不會變臉色嗎？會不會假裝着不變的樣子呢？

甲：不！的確是不會變化，我會很仔細的看着。

乙：你大概在很遠的地方看的吧！他的眼睛在轉動，你又怎麼會看得很

甲：那無妨的，請你不要客氣而隨便的打吧！

乙：好像是屬於你似的東西，哈哈！

甲：原來的話，我就打給你看看吧！你仔細的看好。

乙：可以隨便打嗎？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形狀的面貌，如果使他發怒，我們必定是吃不消的。

甲：沒有關係的，注意好了沒有？我要打啦，仔細的看。

乙：真的沒有關係嗎？

甲：沒有關係，請你仔細看好。

乙：他的臉孔，愈看愈生得奇怪，這傢伙如果生氣來的話，也許會把我們絞殺了吃掉的。

甲：不！這個傢伙可怕的是他的臉孔吧了，他的確是一個老實人，那我要開始打了。

乙：好吧！（甲便開始打達摩頭）

甲：怎麼樣？

乙：嗯！奇怪，太奇怪了，請你再打一次吧！（走近達摩的身傍，仔細察看）

甲：好吧！（再開始打）怎樣？面容還是不變吧？

乙：哎！真奇怪，一點都不便，他不是還活着呢？

甲：當然是活着。

乙：這個傢伙真的跟你所說的白痴絲毫無異，是否失去了知覺呢？我從來未曾見過這樣的人，請句無禮的話，是不是可以給我打一下子呢？

甲：那無妨的，請你不要客氣而隨便的打吧！

乙：好像是屬於你似的東西，哈哈！



甲：哈哈……

乙：那我就打一下子看看怎樣？

甲：不要客氣的打吧！

乙：那麼這一次你要好好的看着。

甲：好吧！

乙：那我要打啦（向着達摩的頭打去頭上發出木魚般的聲音）怎麼樣？

甲：沒有什麼的。

乙：真的打這個頭會發出很好聽的聲音，是不是可以再給我打一下呢？

甲：好的。

乙：允許的話，我要打了，可是有點可憐似的……

甲：反正他不會有所感覺，所以沒有什麼關係的。

乙：用足我的力氣打一下是不是可以呢？

甲：像你這樣的力氣，沒有多大的影響吧！

乙：在不意之中給他感覺到而跳起來的話，我們將嚇死的。

甲：不會吧！在前打過他的人，他們的力氣似乎比你強得多啦。

乙：那麼最後的這一下，就如我所說的，該用我全身的力氣來打他一下了。（以全身的力量打下）

達摩：（被打的同時發出一聲）喝！

甲：原諒我吧！

乙：請您原諒！

（達摩默默站起來逕向廁所走去）

甲：原來就是要到廁所小便去，倒嚇

了我一大跳，我被這聲音嚇倒了，這……這是什麼聲音啊？

乙：真的嚇壞了我，溜出去吧！

甲：過份的嚇壞了，要我站也站不起來了。

乙：我的腰部也失靈了，因為你講的那些話，才使發生了這事，老甲怎麼辦？

甲：能夠跑的話，三十六着走為上着！（在那兒躊躇而作想匍匐跑出的姿態）

（達摩回來，依舊坐在他的位子上）

甲：這個傢伙，我們不跑開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吧（膽子似乎又壯了起來）他也因為驚覺而發出聲音，那就是呆子的本性，他或許還不知道打，連我們在這裡，恐怕也不知道呢！不過是覺得要往廁所去一輪吧了。大概是叫你打的太厲害，以致使他稍為的感覺到，便想去廁所的。不會有什麼事情吧！

乙：真的嚇死人了！這個聲音，我將永遠不會忘記，一時我真不知如何是好？

甲：你有再打一次的勇氣嗎？

乙：實在沒有辦法了，還不知道是否能夠站起來呢？

甲：我也好容易站了起來。的確，過度的驚懼，恐怕至少會促短了三年壽命。

乙：這真是沒出息的話。

甲：這樣妙話的話題，沒出息嗎？你不是很快樂嗎？

乙：但是我們被嚇倒求饒的話，可不要公開，就放在心裡頭吧！

甲：當然啦，究竟這件事也並不怎麼光榮嘍！

乙：我還以為你挺有膽量的呢！

甲：但是我還有再打一次的勇氣。

乙：真的嗎？

甲：真是真的，要是使你再受驚嚇，不免對不起朋友，所以最好還是打

消這個念頭吧！

乙：什麼？我可以在那門口遠遠的看著，如果你再打一下給我看的話，可是以我的猜想，你已沒有再打的勇氣了！

甲：那裡的話，我可以再打一次給你看看！（稍稍有點畏怯似的走近達摩舉起手，達摩朝向他）

甲：對不起，達摩朝向他！

達摩：今天是什麼日子？

（甲乙大驚，口裡喃喃的顫抖着）

達摩：你們兩位先生是鸞子嗎？

甲：不！不！

達摩：今天是什麼日子？

甲：不！不！

達摩：今天十一月十二日。

甲：是！是！

達摩：那今天就好像我在此地正

甲：是！是！

達摩：（站起來）鈍根的我，在此九年間，終於開悟了。世尊所說的話，真是不錯，我將深深地感謝佛恩！

（甲乙兩人被其凝視着）

甲：您並沒有耳聾嗎？

達摩：不！我並不耳聾啊！

甲：剛才太失敬了！請原諒我們吧！

達摩：你們並沒有對我作過什麼不禮貌的事情呀！

甲：剛才我們拳打了您的頭。

達摩：呀！就是你們呵！那倒要謝謝你們，因為頭上給你們拳打的關係，以致我悟得了道，這也許是佛祖乘你們的身而來打我的。

（這時，一位年青豪壯的僧侶登場，向着達摩行頭面接足禮）

僧：承蒙佛祖的啟示，恕我奉迎道師來遲了。

達摩：恩，那麼我們一同去（再向二人輕輕的作禮）剛才的，很是感謝你們！

（僧侶，達摩退場，二人相看無語）

（譯自現代戲曲全集武者小路實篤著）

幕下